

唐浩明
著

作家出版社

楊度

图文版



I247.5
594+1
:1
2006

唐浩明
著

作家出版社



图文版



开卷语

一九三一年九月下旬，上海法租界薛华立路，杨宅家主的丧事在沉默中进行。鼓乐不响，挽联阙如，花圈极少，除偶尔二三知旧悄悄来凭吊一番外，守候在灵堂里的只有死者的妻子儿女。他们在哀哀哭泣，默默上香。

报童跟往日一样送来刚出的当日《申报》。臂上缠着黑纱的孝子接过，随手翻开，两行粗体字赫然跳进眼帘：帝制余孽潦倒沪上，风流荡子魂归佛国。孝子气得扔掉报纸，遗孀瞥见这两行字后，哭得更伤心了。

夜色降临时，四周一片昏暗。丧事的冷清，外界的讥讽，给整个灵堂罩上一股既凄惨又怨愤的沉重压力。这时，一个浓眉亮眼英俊挺拔的年轻人来到杨宅。他肃立在灵柩前，恭恭敬敬地三鞠躬，然后凝视遗像良久。他走到守灵者的面前，伸出一双强有力的手，紧紧地将他们的手一一握过。杨宅遗孀终于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。孝子拿出一副对联，嘶哑着嗓音对这个年轻人说：“伍豪先生，这是我父亲临终前亲手书写的自挽联。父亲他为寻求中国强盛的道路，艰辛探索了近四十年呀！”

被称作伍豪的年轻人郑重接过，展开谛视：

帝道真如，而今都成过去事；

医民救国，继起自有后来人。

杨宅遗孀见了这副自挽联，又失声痛哭起来。她抓住伍豪的手喊着：“你是他生前最信赖的人，你要替他说句公道话呀！”

伍豪庄严地点了点头，对着灵堂正中那张满脸忧伤的遗照，坚定地说：“哲子先生，你放心去吧，历史会替你说公道话的！”

年轻的伍豪，就是日后中国现当代史上的巨人周恩来。他所呼唤的哲子先生，就是本书的主人公杨度。这个遭报界诟病而得到周恩来首肯的人，究竟是个何许人物呢？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他那充满着传奇色彩的大起大落的一生……

上卷目录

第一章 名师访徒	1
一 杨度推开《唐宋八大家文钞》，喟然叹息：世无英雄，使竖子成名	1
二 碧云寺的泥塑罗汉预卜落第举子的命运	9
三 青年王闿运的风流韵事	13
四 王闿运不合时宜的举动：拒绝见陆抚台，倒屣迎张铁匠	23
五 听说杨度非韩薄柳，王闿运欣喜地说：孺子可教也	31
六 大学者家嫁女与众不同	36
七 为得天下一英才而教之，王闿运亲赴石塘铺指点迷津	40
第二章 帝王之学	45
一 王闿运的三门功课：功名之学、诗文之学、帝王之学	45
二 胡三爹将保存二百年的家传《大周秘史》稿本送给王闿运	51
三 新政给古城长沙带来了生机	64
四 一方菊花砚，凝结了维新志士的友谊	70
五 谭嗣同举杯：我们对着苍天神明起誓	74
六 王闿运妙解《枫桥夜泊》	82
七 叔姬将初恋珍藏在心灵最深处	89

八	一阕《玉漏迟》，闺阁压倒须眉	93
第三章	浅涉政坛	105
一	谭嗣同千里迢迢为徐致靖送来紧急家书	105
二	自古以来在中国要办成大事，光凭嘴巴子 没有刀把子是不行的	109
三	袁世凯牢记嗣父的教导：官场犹如戏场，最大的 本事在于装假的做工技巧	115
四	新建陆军统帅是当今官场上的凤毛麟角	122
五	江亭初题《百字令》：西山王气但黯然，极目 斜阳衰草	132
六	潭柘寺定情	140
七	接到夏寿田送的官花后，叔姬在病榻上整整 躺了半个月	151
八	湘绮老人传授帝王之学的真谛	156
第四章	佛门俗客	167
一	怪木匠齐白石	167
二	老衲无聊题红叶	178
三	佛学原来竟是如此深奥而有趣	184
四	觉幻长老传衣钵	194
五	无意中遇到了哥老会头目	202
六	倭国古刀与松花念珠	209
第五章	八日榜眼	215
一	借讨好周妈的小手腕，消除了王闿运的恼怒	215
二	张之洞眼中的高才	225
三	癸卯科会试在冷冷清清中收了场	233
四	八大胡同寻静竹	236
五	亦竹告诉静竹：你就要做榜眼公夫人了	250
六	“梁头康足”毁了榜眼公的锦绣前程	258

第六章 亡命扶桑	263
一 五年前出逃的惊险情景，梁启超终生不会忘记	263
二 王照的一句话，道出了戊戌政变的真正原因	272
三 杨度为梁启超的书斋饮冰室题名	275
四 智凡带来了八指头陀的信：朵朵莲花托观音	284
五 若道中华国果亡，除是湖南人尽死	294
六 从看到千惠子的第一眼起，杨度就喜欢上了 这个美丽的日本女郎	305
七 樱花丛中，杨度与田中探讨中国的富强之路	314
八 遗失在中国的千年古刀又回到了滕原家族	322
九 滕原对今天的留日生讲述古代遣唐使的故事	329

第一章 名师访徒

一 杨度推开《唐宋八大家文钞》，喟然叹息： 世无英雄，使竖子成名

这是一个多么使人悲愤、令人诅咒的年代：从去年夏天开始的海上战事，以一份接一份兵败将逃、舰毁人亡的丧报，向全世界宣告大清帝国已被日本彻底战败的无情事实。朝野恐愕，举国震惊！到了今年年初，威海卫港一夜之间丢失，经营了十年之久、耗资数千万两白银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。紧接着，《马关条约》签订，中国割让辽东半岛、台湾全岛、澎湖列岛，赔偿军费库平银二万万两，相当于全国全年财政总收入的两倍多。有着五千年悠久文化、曾在几百年间雄踞世界之首的华夏古国，蒙受了罕见的奇耻大辱。皇上被震动了，文武百官被震动了，士农工商被震动了，连边徼之地的土著野民也被震动了。从嘉庆以来的百年大梦仿佛初觉，人们都在思索：为什么国家竟会虚弱到如此地步，一个面积不及三十分之一、人口不及十分之一的小国都可以把它打败？它今后还可以强大吗？汉唐威仪康乾盛世还可以恢复吗？它的自救自强之路究竟在哪里？一些有识之士在仇恨之余也能正视现实，冷静地思考：为何那个与我们一衣带水、同文同种的岛国能有如此强悍的国力，中国能从自己的敌手那里学到些什么吗？惨败带来奇耻，奇耻警醒酣梦，梦醒引起思索，思索孕育巨变。中国近世一场为期半个世纪、剧烈动荡急速裂变的年代，就从此时开始了。这个迹象，已在京师露出端倪，并且突出地体现在寓居京师的士人身上。

时交仲秋，在北京西山一条僻静的羊肠小道上，正有一个这样沉于国事思索的年轻人在踽踽独行。他才二十一岁，名叫杨度，是今科会试罢第的举子。巍峨的大山，碧静的蓝天，枯黄的茅草，火红的桉叶，正是一幅绚丽与落寞相互交织的阔大背景，将这位青年举子衬托得分外清晰：个头中等，身材单薄，容长脸上眉骨突出，两只大眼睛精光闪亮，在挺直的鼻梁与轮廓分明的嘴唇之

间有一道深深的唇沟，给人以一见即不可忘却的印象。今天，他身着一袭洗得发白的蓝布夹长袍，脚穿单梁薄底黑色粗布鞋，头上没有戴帽子，脑后垂着一条尺余长的发辫。青年举子沿着崎岖的山路一步一步向上攀登，终于来到了峰顶。

现在，那座既雄伟壮丽又空虚窳败的八百年古都，已全方位地出现在他的眼底。他纵目远眺，神思飞扬。十个月来不平凡的京师生活，给初涉世事的杨度留下了终生不能忘怀的记忆。这真是一段难得一遇的时光啊！

他记得，一住进长郡会馆，便被三湘举子的爱国热场所激动。他们日日留心前方的战争，议论国是，指摘时弊，厌恶朝政的腐败，斥责李鸿章的无能，一个个慷慨激昂，热血沸腾，尽管春闱在即，诗云子曰却抛之一旁，毅然置个人前途于不顾，誓与国家共存亡。当北洋舰队全部被日军接管时，他们连夜上书礼部，请求投笔从戎，与倭虏决一死战。浏阳举子胡玉阶带头以指血签名，五十余名举子个个仿效。他也一口咬破食指，滴血写下自己的名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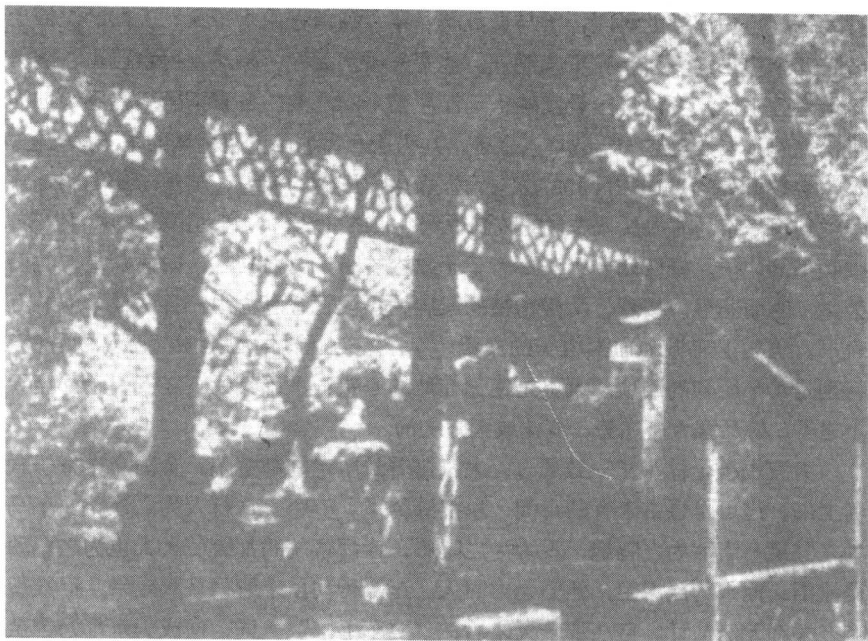
他记得，当李鸿章代表朝廷在马关签署条约的消息传来的那天，他们义愤填膺，破口大骂李鸿章是李二汉奸，应当千刀万剐。正在这时，一个年轻人匆匆跑进来，自称是广东来京会试的举人，名叫梁启超，奉老师康有为之命前来联络声息。康有大名鼎鼎，大家一听，都围了过来。梁启超说，广东举子明天联名上折，请求朝廷拒绝承认李鸿章所签署的条约，到都察院去递折子，有谁愿意去的，明天可以一起去。他当即表示支持，其他人也都赞同。第二天，广东、湖南两省一百多名举子来到了都察院。后来，各省举子都步其后尘，纷纷来到都察院，请转递联名奏折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结识了康有为和梁启超。他敬佩康有为渊博的学问，更景仰他胸雄万夫的气概。此人竟敢直接对太后、皇上大声疾呼：“今日中国倘若不改弦易辙，将有被外人吞并之祸！”这该要有多大的胆量！怀着对这位康南海先生的极大尊敬，他从一



1907年夏，杨度



梁启超



松筠庵

个朋友处借来了康著的《新学伪经考》。这部被朝廷明令销毁的著作，使他大开眼界。后来，他又读了康的《孔子改制考》的手抄本，更有振聋发聩之感。他也喜欢梁启超。这位籍隶广东新会的青年，虽只比他大两岁，但对社会的阅历对世事的洞察，却比他丰富而深刻得多，且梁启超性格开朗，举止大方，也正与他的个性相合。见了几次面后，他们便成了很投缘的朋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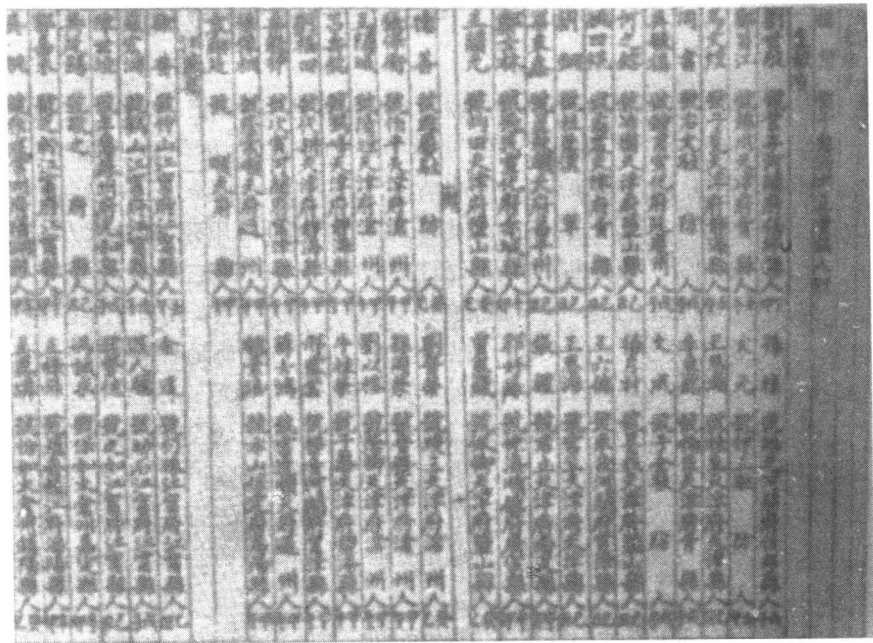
他尤其不能忘记的是，几天后康有为发起了一个大集会，邀请十八省举子共聚一堂，商量联合上书的大事，地点选在松筠庵。松筠庵是明朝的大忠臣杨继盛的旧居，他那篇著名的弹劾严嵩的奏折《请诛贼臣疏》，就是在这里写成的。杨继盛因此而招来奇祸，最后惨死在刑场上，直到十多年后才得以昭雪，谥为忠愍。后世人景仰他的节操，常来凭吊他的旧居。乾隆年间，松筠庵被改建为杨忠愍公祠堂。前些年，京师清流派首领李鸿藻、张之洞、张佩纶等人常在此聚会议事，以杨继盛的风骨互为勉励。他也一向敬佩杨忠愍公，只是还没有到旧居来过。

这天一早，湘籍举子结伴来到达智桥胡同，杨度和大家步入松筠庵，来到杨继盛的塑像前。但见铁骨铮铮的大忠臣傲然屹立于厅堂正前方，左右两边悬

挂着一副字句铿锵的对联：不与炎黄同一辈，独留青白永千年。上面的匾额上题着四个庄重的颜体字：正气锄奸。他不禁肃然起敬，隐然觉得自己正在继承杨继盛的事业，要以忧国爱民的正气锄掉当今的严嵩。各省举子络绎不绝地涌进松筠庵，人数竟达一千三百人之多，几乎所有参加乙未科会试的举子都来了。

会议开始了。白白胖胖的康有为发表激情澎湃的演说，从庚子年的鸦片战争说到甲午年的海战，从古代的改制说到今日的变法，说到动情处，声泪俱下，哽咽不能成语。杨度和一千三百名举子敛容聆听，时而狂呼，时而跺足，时而鼓掌，时而悲号。接着，瘦瘦精精的梁启超宣读了康有为用一日两夜草就的万言书。这篇以忠诚和血泪组织的文章，字字句句在他的心里激起强烈的震荡。特别是其中所列的四项国策更是铭刻在他的心头：下诏鼓天下之气，迁都定天下之本，练兵强天下之势，变法成天下之治。

万言书被全体举子一致通过。大家排着长队走向都察院。全国会试举子联名上书，这可是亘古未有的奇闻，京都沸腾了。一路上，行人为之让路，车马为之驻足，店铺为之鸣炮，观者为之喝彩，连都察院的都御使大人也为之感动得流泪。但条约已用宝，他们无力回天。这次行动虽未取得直接效果，但其影响之大却无法估计。自从那一天之后，“公车上书”一词，便成为京都乃至全



公车上书题名部分

国官场民间的流行口语，作为国魂民气的象征，激励着一切有良知的中国人去救亡图存。身为上书公车之一的杨度，这一天于他来说，自然铭心刻骨，终生不忘！

会试发榜了，杨度名落孙山，但却没有失意感。他参与了康有为的强学会，如饥似渴地阅读强学会创办的《中外纪闻》。不少落第年轻举子和他一样，并不急着回家，而是呆在北京，一方面欲为维新变法做点事情，另一方面也借此历练才干。这群幼稚的爱国青年，天天沉浸在一片自我营造的喜悦中。刚开始还好，各部都有些官员名列强学会，朝中大老如李鸿藻、翁同龢等人都表示支持，刚从朝鲜回国的浙江温州道员袁世凯更是积极参与。但不久风向便不对了。有人攻讦强学会是结党谋乱，也有人攻击《中外纪闻》造谣惑众，不时传出要解散强学会，查封《中外纪闻》的消息来。大多数留京举子见势头不妙，都打点书箱回家了。康有为也离开了北京，去上海创办强学会分会，梁启超也有赴上海的打算。长郡会馆也变得冷冷落落的，几个月前的热闹景象风流云散，只剩下三四个人还在观望着。

杨度面临着几种选择：一是继续留在京都，二是去归德镇伯父家，三是两种都不取，回故乡去。他一时拿不定主意，心情有点烦乱。今天一大早他就起来了，练完早拳回房间时，同住的益阳举子酆川已起床外出了。酆川家里贫困，无回家的路费，想在北京觅一塾师的位置，一边教书糊口，一边温习功课，下科再试。杨度无心做事，见酆川枕边摆着一本书，便顺手拿过来翻看。

原来这是明代茅坤编的《唐宋八大家文钞》。这是一本很有名气的唐宋文选本。正是因为有了茅坤这个选本，才使得韩愈、柳宗元、三苏、欧阳修、王安石、曾巩成了著名的唐宋八大家。杨度早闻这本书，但他一直没有机会拜读。

他随手翻开一页，见是韩愈的《与陈给事书》，轻轻地念道：

愈再拜：愈之获见于阁下有年矣，始者亦尝辱一言之誉。贫贱也，衣食于奔走，不得朝夕继见。其后阁下位益尊，伺候于门墙者日益进。夫位益尊，则贱者日隔；伺候于门墙者日益进，则爱博而情不专。

杨度读着读着，不觉眉头皱了起来，嘴里嘀咕道：“这哪里是士人给官长写的信，分明是妾妇向男人的乞爱！”

他继续读：

今则释然悟，翻然悔曰：其邈也，乃所以怒其来之不继也；其悄也，乃所以示其意也。不敏之诛，无所逃避。

“这就是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文公的大作吗？何自轻自贱、摇尾乞怜至此！”杨度怒道。

他跳过《昌黎文钞》不读，翻到了柳宗元的《愚溪诗序》，拿眼睛扫了开头几行：

灌水之阳，有溪焉，东流入于潇水。或曰冉氏尝居也，故姓是溪为冉溪。或曰可以染也，名之以其能，故谓之染溪。余以愚触罪，滴潇水上，爱是溪，入二三里，得其尤绝者家焉。古有愚公谷，今余家是溪，而名莫能定，土之居者犹断断然，不可以不更也，故更之为愚溪。

杨度心想，这篇文章怎么写得这样啰嗦？又冷笑道：“你以愚谪居此地，就改名为愚溪，别人或有因智巧而迁居此溪边者，岂不要改名为智溪？真正武断荒唐！”

号称一代文宗的韩、柳，其文亦不过如此，他人的大可不必看下去了。杨度推开《唐宋八大家文钞》，喟然叹息：“世无英雄，使竖子成名。如此文章，亦可以传世乎？”心里寻思：倘若自己一意做学问的话，定可写出超过他们十倍的文章来！

他起身走到窗户边。空旷的庭院里，满是白杨树的落叶。一阵秋风吹过，又是十多片枯叶被卷得飘落下来。“秋风吹渭水，落叶满长安。”他轻轻地吟诵唐人的名句，心里蓦地生出一丝悲秋的情绪来。

“杨孝廉，昨天汤孝廉从西山回来，说那里的栌叶全红了。西山红叶，可是北京一大景致，您不想去看看吗？”给会馆看门的景大爷扛着一把大扫帚过来，见杨度出神地站在窗边，便笑眯眯地与他打招呼。

真的，西山栌叶现在正是红的时候，何不去欣赏欣赏！一向爱游山玩山的青年举子，被西山红叶的美妙所吸引，刚才的愤懑不平立时被冲得无影无踪。说去就去，杨度匆匆出了会馆，雇了一辆骡车，就这样一人来到了西山。

西山的红叶，粗粗地看，正如杜牧那首名诗中所说的，红得好比二月的花一样：一树一树的红，一片一片的红，一坡一坡的红，漫山遍野，仿佛开出了红彤彤的杜鹃花。细细地看又有不同：有的红得鲜亮，如同烧旺了的烈火；有的红得深沉，如同一盆积淀下来的朱砂；有的红得斑斑驳驳，如同千年古寺外的那道赤墙。这是造化给人类创设的一种浩大壮观的美景，但它毕竟又与二月鲜花不是一回事，它在壮美的同时又悄悄地带给游人一股美人迟暮、烈士晚年的沉重感觉！

杨度就是在这样一种复杂的心情下欣赏西山红叶的。他从一个山头走向另

一个山头，流连在自然界的秋景之中，徜徉于前人遗留下来的古迹之间，一面咀嚼着已逝去的那段不平凡的岁月，一面又思考今后的道路应当如何走去。

山坡树林里传出几声母牛低沉的鸣叫。一会，从灌木丛中钻出一只小牛犊，用稚嫩的叫声应答着，并向母牛的方向欢快地奔走。母牛也从林子间出来迎上前，小牛来到母牛身边，亲昵地晃头摇尾。母牛伸出舌尖，爱抚地在小牛的头脸上舔着。杨度被这一幅情景迷住了，痴痴地望着。他的脑子里渐渐浮现出了母亲的形象，浮现出了家乡的山水田园……

那是湖南省湘潭县一个偏僻的山乡，地名叫做石塘铺。石塘铺里住着一户杨姓人家。据家谱记载，先世自明洪武年间由金陵上元迁衡山，天启年间再由衡山迁湘潭。五百年来，杨家也曾出过几个低级官员，但一直没有大发过。四十多年前，中国南方突然风云巨变。揭竿于广西金田村的太平军，在天王洪秀全、东王杨秀清的统率下，很快地把广西闹得天翻地覆。随后又进军湖南，一路攻城略地，斩关夺隘，地方文武抱头鼠窜，八旗绿营溃不成军。太平军围困长沙八十余天后，又突然改变战略方针，挥师北上，过洞庭湖，入长江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下武昌汉阳，水陆两路百万雄师浩浩荡荡沿江东下，闯武穴，取黄州，克九江，复安庆，最后一举攻下江宁，遂将它更名天京，建太平天国都城于此。那时天国势如旭日东升，直欲指日之间推翻清廷二百年的统治，从爱新觉罗氏的手中夺走锦绣江山。

就在这时，一个名叫曾国藩的在籍礼部侍郎，奉旨在湖南办起了团练。这个姓曾的虽也是腐败官场中的一员，但比他的同事们都要精明能干。他白手起家创建的湘军，在几经挫败之后，终于为朝廷收回了武昌、汉阳、田家镇等军事要地，顿时声名鹊起。湘军中不少人升了官，没升官的也发了财，于是在湘乡、湘潭、宝庆一带兴起了一股投军热。无权无势、受饥受寒的做田人，有几个不想升官发财？杨度的祖父杨礼堂当时正当壮年，在那股投军热的影响下也告别妻儿，投入了湘军大将李续宾的麾下。没有多久，他果然做了个哨长，朝廷赏他一套正四品都司衔的蟒爪袍服。一个先前低眉弯腰的农夫，仅仅因为打了几场大仗，就成了四品大员，杨礼堂真是尝足了投军的甜头。他请人写了封家书，叫在家的大儿子杨瑞生也到前线来。

这两年，靠父亲在外面的战利品，杨家的四个儿子都发蒙读了书。十五岁的杨瑞生接到父亲的信后，立即放下书本飞奔江西，在父亲的哨里当了一名亲兵。一年后，李续宾、曾国华率领的宾字营、华字营在安徽三河镇中了陈玉成、李秀成的埋伏，全军覆没，杨礼堂也死在战场。只有两三百人侥幸逃了出来，杨瑞生是其中之一，被收编在鲍超的霆字营，几个月后便升为什长。以后他又

改投曾国荃的吉字营，跟着曾老九收复了几座城池，升为守备衔哨长。到了金陵打下的时候，他做到了参将衔的哨官。湘军大裁军时，他没有被裁掉，编入了张诗日部，同治四年北上与捻军作战。到了捻军平定后，杨瑞生实授参将，以后又升副将，不久奉旨调河南归德镇总兵，成为镇守一方的高级武官。世代贫寒的杨家，终于出了个光宗耀祖的大人物。

杨瑞生虽然官运亨通，但他的三个弟弟的命运都不济。老二老三未成年便早逝，老四懿生天资聪颖，但体质羸弱，不能外出做事，只得在家乡亦耕亦读，冬闲时则参加乡民的木偶戏班，在里面吹吹唢呐，敲敲锣鼓。懿生娶妻李氏，生下二子一女。不幸天不假寿，三十岁那年便去世了。那时大儿子才十岁。瑞生手足情深，对亡弟留下的寡妇孤子照顾周到，常常寄些钱来接济，使他们一家衣食无虑。两个儿子均能上私塾念书，女儿也能在家识字做女红。三兄妹都聪明颖秀，资质远在一般少儿之上。尤其老大杨承瓚不仅诗文卓异，更兼志向远大，抱负宏伟，从小听得大人们说当年湘军的事，对曾、左、彭、胡等一班由书生而建大业的乡贤景仰不已。十六岁那年，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作度，字哲子，又将弟弟改名为钧，字重子。母亲问他为何要这样改，他回答说改名乃为立志，兄弟俩立志做称量天下的人。母亲听了欣慰不已。伯父也来信赞赏，并要他们到归德府来读书。他于是和妹妹杨庄一起离开家乡去了归德府。

归德府三年，杨度在良师指点下，学业进步更快。无论三坟五典、九丘八索、四书五经、诸子百家、稗官野史，他见书就读，一读就通。晨昏课余，又遵伯父之教，练拳习剑，骑马射箭。伯父外出时，又有意带着他和诸位堂兄弟同行。杨度得以游嵩山，登岱岳，观黄河之雄奇，览汴京之遗迹，心胸愈加开阔，气宇愈加轩朗。去年秋季，他一举高中顺天乡试举人。喜讯传到石塘铺，李氏高兴得热泪直流。弟弟杨钧和刚从归德府回家不久的妹妹杨庄，都以伯兄的才华得意自豪。李氏要小儿子写信给哥哥，会试过后，无论连捷中进士点翰林，抑或是暂屈未第，都一定要回家里来一趟。分别三四年之久的母亲，渴望见到已成人才的儿子的心情，真个是湘水不足以喻其长，洞庭不足以喻其深。自小失去父亲，在艰难家境中长大的儿子，又何尝不思念把全部心血都交给了儿女们的母亲呢？当目睹老黄牛舐犊情深的那一瞬间，久别母亲的青年学子，再也不能抑制住满腔浓烈的乡情，他决计先回石塘铺，与母亲弟妹们住一段时间后再度去向。

太阳渐渐西下，向晚的夕阳，以它血色的光焰将西山红叶映照得光彩夺目，连枯黄的茅草也镶上了耀眼的金边。极目远望。群山起伏，长城连绵，苍穹寥廓，古都森严。这一幅山河图画，在此刻杨度的心中激起的却是一种悲壮之感。

一股山风吹来，他感到一丝凉意。是的，应该下山了。

二 碧云寺的泥塑罗汉预卜落第举子的命运

“哲子，你来西山，为何不邀我们？”

杨度刚走下几十丈远，迎面碰上了两位老朋友。说话的这位走在前面，名叫夏寿田，字午貽，湖南桂阳人，父亲夏时官居江西巡抚。夏寿田比杨度大五岁，长得身材颀长，眉清目秀，穿得也阔绰，一看便知道是个聪明俊秀的贵家公子。他这次会试亦未第，先前也住长郡会馆，前向搬到一个做京官的远房亲戚家去了。

“哲子，你私自出城，是不是有个相好的在西山等你呀！”后面一位哈哈取笑道。

这一位可不是寻常人物，他乃赫赫有名的曾文正公的嫡长孙曾广钧，字重伯，今年虽只二十九岁，却已做了六年翰林。他七八岁时便被目为神童，现在已是京都士林中人人钦佩的学士诗人。曾家到广钧这一代，已是连续三代后继有人了，这是咸同年间的中兴名将中所仅见的，也为历代官场所少有。正是因为他的伯父、父亲和他本人的卓越表现，使得一部《曾文正公家书》更添魅力，成为曾国藩家教有方的得力证据。无论是面孔，还是身材，老辈人都说，曾广钧酷肖文正公。只是他的性格与乃祖大不相同。他穿着豪华，喜讲排场，极好玩乐，经常出现在八大胡同的花酒席上，至于京师文人雅士的集会中，如果缺少了曾重伯，似乎低了一个档次。他风流倜傥，文思敏捷，正是中国旧式才人的典型代表。

“原来是午貽兄和重伯兄，你们是怎么凑到一起来的？”在西山不期而遇这两位好友，杨度十分高兴。

“重伯兄一早来邀我，说户部卢老爷娶妾，在正阳楼请吃烤羊肉，要我们一起去凑个热闹。我就去会馆邀你。景大爷说你出城上西山了。我就劝重伯兄，不吃喜酒了，干脆我们也上西山，和哲子一起赏秋看红叶。”

“哲子，为了和你一起游西山，我们连正阳楼的烤羊肉都不吃了，够朋友吧！”曾广钧说着，已走到面前来了。和乃祖一个样，他也长着一双扫帚眉，但他的扫帚眉却没有祖父那种沉闷苦涩的气象，却带有点滑稽的味道。

“好，够朋友，够朋友！”杨度十分快活。

舍掉正阳楼烤羊肉不吃，专来西山寻他，的确是够朋友的举动。正阳楼的烤羊肉在京师饮食中名冠一时，一年四季食客不断。眼下正是秋高草深牛羊肥

的时候，正阳楼的这道菜更是兴旺季节。食客一登楼，殷勤的店小二便端来一个炭盆，盆中是一堆烧得炽热的炭火，火上罩一个铁丝网。再捧出大碟鲜嫩的羊肉片，那肉片切得纸一样的薄，附带几个调好醃酱芥末的小碗，接着搬出一坛老酒来。最后，给每位食客送来一个矮脚小木几。小木几做什么用？原来，这正是正阳楼吃烤羊肉的与众不同处。食客并不坐在凳子上，而是站着，一足立地，一足踏在木几上，右手用筷子夹着蘸上佐料的羊肉片，左手端着酒杯，一片羊肉只要略微在铁丝网上放一放就可以吃。正阳楼的食客便都这样，脚踏木几，且炙且啖且饮，那模样很是豪放倜傥，极受年轻人的喜爱。

“好哇，正阳楼的烤羊肉，过几天由我来给二位补！”杨度最是一位好朋友的人，他很向往孔北海“座上客常满，樽中酒不空”的气派，只不过他现在还是一个靠伯父接济的穷书生，摆不起这种阔绰。他对二位好友说：“天已黄昏，我们不如先下山，找个店住一夜，明天再上山来游一天如何？”

“你这就外行了，投店还要下山吗？”曾广钧久住北京，西山来过许多趟，对这里很熟悉。“随我来，今晚就住碧云寺。”

杨度说：“碧云寺我中午去过。寺里今天做佛事，不接待俗客。”

曾广钧笑着说：“不要紧，只要我去，再忙的佛事，他们也要接待。”

“你和他们很熟？”杨度来了兴致。

“寺里的方丈演珠上人是我的诗友，不但接待，今晚还要他做东，请二位吃一顿顶好的斋宴。”

“我早就知道，跟重伯走有得吃。今天不来西山，就有喜酒吃，来西山就有斋酒吃。”夏寿田笑着对杨度说，“我们今夜饮他个通宵酒，让演珠心疼得咒骂重伯不是好东西。”

“演珠不是那类小气人。你们喝得越多，他越高兴，我带去的人越多，他也越高兴，他还会说我曾广钧是他的真心朋友。”曾广钧乐道，“不过有一点，若是文人去喝酒的话，临走时必须赠他一首诗。否则，他真的要咒骂了。他不是心疼酒被喝了，而是心疼酒被灌进狗肚子里去了。”

“好，好。”杨度马上答应，“这个不难，我们每人送他一首。”

“哲子，你今天怎么一个人游起西山来了？”夏寿田知杨度不是那种内向孤独的人，对他今天的反常举止很不理解。

“我今天是憋着一肚子气来的。”

“什么气？”夏、曾一齐问。

杨度笑着说：“你们看气人不气人！韩愈、柳宗元那样的文章都可以流传千年，我和午貽却连进士都未考上，这世道还有什么公理呢？”